

• 国文自选文丛 •

金塘涟漪

程霓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T247.5
918

109150

金塘涟漪

程霓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塘涟漪/程霓 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11
(国文自选文丛/刘一君主编)

ISBN 7-5034-1425-1

I. 金… II. 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929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文华印刷厂

装 订:北京文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 字数:15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5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印刷厂负责退换。



作者近照



我从教室里走出来。外面正下着雨，雨下得非常大。我手里撑着的一把雨伞丝毫不起作用。淅淅的雨滴，顺着雨伞的边沿，打湿了我的后背。

秋风吹起，淅淅的雨滴，毫不留情地侵蚀着我，使我感到阵阵的凉意。这雨实在是太大了。没办法喽，也没有什么形象可注意的，一步一滑地跑回宿舍。

我跑回学生宿舍洗了个澡，换上件干净的衣服，顺手从书柜里抽出一本小说，被故事中男女主角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

我这个人很孤傲，不善与人交际，和我的同学们，也是相互往来，但无深入话题，我嫌她们太多话了。总喜欢在别人背后，叽喳议论不休，仿佛这个世界就属她们最漂亮、最气高一族了。

我知道，班里的同学都在背后讲我太离群，不过无所谓，别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就是我。

每天，按照妈妈传给我的习惯，很早就起床。儿时，妈妈要上班，天蒙蒙亮，我就从被窝里被妈妈揪醒，直到今日，形成一种生活习惯，也是我留存在生活记忆里最



美好的回忆。

清晨,走出宿舍,路上人不怎么多,路面上还残留下昨夜被雨水打湿的痕迹,但路道很清洁。

操场上,远远传来四五个学生在晨练中清脆的口号声。今天的课下得格外早,因为,是周末。我的同学们,很早就跑回宿舍,整理回家的东西。一个个神采飞扬。

“哎,终于可以回家了!”美琳叹了一口气,转身瞄向我,“珍妮,周末去哪儿玩呀!”她说。

“还没有想到呐。”我小声地说。

“要不,你、我、佳慧、陶娟,明天一起游东湖怎么样。”

“算了,”我淡笑,“我还是不去了,你们自己去玩吧!”

“美琳,你可真忘性,珍妮和我们不同,她哪瞧得起我们啊!整天光顾着玩。”佳慧在旁半冷半笑。

“祝你们周末愉快,我要回家了。”我背上书包,大声告辞。

“瞧她那副德性,有什么了不起的。”

“真不给面子。”

“算了,算了,我们自己玩。”美琳、佳慧和陶娟一人一句。

我不加理睬,背着书包,走出校门口。坐在公共汽车上,我一路摇晃着,爸爸那张冷漠薄情的面孔和妈妈那双充满慈爱而忧伤的眼睛,此刻在我脑里浮荡。让我忍不住勾起了10年前的那段回忆。

我那时还很小,爸爸在外面有了外遇,紧接着生意



失败、情人跟人跑了，他就一蹶不振，整日愁眉苦脸，毫无笑容。他很少管我，对我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仿佛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是被人抱来的野孩子。渐渐地我长大了，或许，是因为儿时爸爸给我造成的伤害，使我变得冷若冰霜，对待任何的人和事，我很少关心，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井水不犯河水。

我讨厌我的家庭，也讨厌别人对我好，更讨厌我的爸爸。这三个形容词，在我的眼里，活像一个黑暗的三重曲。

车门敞开了，我在花桥下了车。那栋7层楼高的旧式楼房在阳光下很显眼。我家就在6楼，从我家窗户看出去的街道、人群、学校统统变小了，鸟瞰下的城市微观而丰富多彩。

门开了，妈妈淡笑地看着我。

“回来了，”她问。

“嗯！”我微笑、换鞋。

我走进卧室，换上一件耐克的黑色运动衫，打开电脑上网。

网上有个网名叫“玉树临风”的网友和我很聊得来。

“冷漠女孩，最近心情好些了吗？”他问。

“我的心情简直糟透了，”我回答。

“你爸妈的关系好点了吗？”

“没有。”

“珍妮，吃饭了，”妈妈推门，叫我。

“噢，知道了，”我抬头看了妈妈一眼，关闭电脑，和妈妈一前一后地走向客厅。



我看见爸爸不露声色地坐在餐桌前，面色干巴。我看了他一眼，没作声。

“珍妮，读书要多勤奋点，我和你妈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让你念同济，还不是图你有份好工作吗？”

我没作声，故意把饭菜嚼得很响，“少虚伪，你什么时候管过我，”心想，“如果你真的关心我，就不会对我的事不闻不问了，光会图嘴巴快活。”

“我对你的希望是很高的，你是我的女儿。”他接着说。

“你什么时候管过我，我的事用不着你来关心。”我打断他的话，“真虚伪，”然后，起身跑进卧室。

那晚，我躺在床上哭了。

二

下午，学校里没课，学生宿舍里空无人影。一阵凉风吹进来，让我感觉有点凉。我盖着毛毯，躺在床上，看着小说，听着音乐。突然，听见门口传来高跟鞋走路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打开门，看见一个与我年纪相仿，戴着黑墨镜，一身黑衣打扮、穿着时髦的女孩站在门外。

我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番，不由得觉得面熟，但不知道是谁。

“你是珍妮吗？”她微笑地问我。



“我认识你吗？你是……”我愣看着她。

她忍不住笑起来，“珍妮，我是莉雯啊！不认识了？”她摘下墨镜望着我。

我请她进屋，她在我跟前坐下。我给她冲了一杯牛奶，递给她，她瞄着我抿嘴一笑，双手接过，然后把目光转移到我的书柜上，“你还是老样子，依然钟爱文学！”她喝一大口牛奶说。

我微笑着在她身旁坐下，“几年不见，你生活得不错吧！”

她沉静了一会儿没有讲话，然后，又喝了一大口牛奶，“就这样吧！凑合。”

“你家现在怎样，你爸还是那样对待你们吗？”她转问。

我叹了一口气，低头没有讲话，表示不愿提这事。莉雯好像看出我的脸色有点难看，也没再继续往下问。

“张莉还好吗？”她问。

“自从中学毕业以后，我们就很少联络，还好，她家和我家是邻居，偶尔串串门。”我回答。

“噢，是这样啊！”她简单地说。

我们聊了好半天，她突然提议到外面吃饭，“走，我请客。”她拉着我的手直往外面跑。

走出学校门口，我看见，她的黑色奔驰停泊在校园门口。

她驾驶着车子，拿不定注意似的在附近兜了好几圈。

“珍妮，你对附近比较熟，你拿主意吧！”她问。



“我平时很少出来,对附近不是很熟。”我莞尔一笑地回答。

“仔细想一想嘛!”她说。

我想了一会儿说,“前面路口拐弯有间快餐店,我有好多同学常光顾那儿。”

“确定吗?”她瞄了我一眼问。

“嗯,”我回答。

车子开进一条巷子但进不去,莉雯把车停泊在路口,与我一前一后的走进去。

我们选了张靠近窗户的位置,她和我对视地坐着。餐厅很洁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夹杂在空气里,碗筷都是一次性的。她点了几道家常菜和两罐可乐。

“这几年,你都干什么去了,一点音讯也没有。”我问。

她低头用手指拉开可乐罐,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我眼睛直盯着她脸上的表情。

她把头微微仰起,瞄了我一眼,低头又喝了一口可乐,“总之一言难尽,等我有时间,慢慢告诉你。”她低沉地回答。

我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脸,一张白皙漂亮的面孔和一双迷人而又温情的大眼睛,流露出一丝忧伤。“她身上肯定有不寻常的故事,”我想,“我自己的烦恼已经够多了,有什么法子能够帮助她呢?”

“我妈妈告诉我,人的心里不需有太多的悲伤,也不需有太大的哀怨,做人要开开心心、大度。虽然我对她的话一直不太理解,甚至存在不平。但她的话仔细回味起



来，也是蛮赋哲理的。”我淡淡地说。

她低头沉默，眼睛湿润了，然后突然拽着我的手，慢慢地也很大概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三年前，她告别了父母，从家里偷了 5000 块钱，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

初到深圳，她就被眼前的一幢幢摩天大楼和一群群时髦装扮的上班族吸引。她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的钢琴家，赴法国留学。一直以来，她就为了这个理想奋斗，同时在三四家酒店充当钢琴手，一天工作十几小时，弹得手都肿了。

一天夜里，她像平常一样，搭车，赶场，就在她站在马路边等车的时候，马路对面，有几个彪形大汉直冲向她，他们用手捂住她的嘴，拽进他们车里，当时，天色很黑，她看不清楚他们的样貌。

车子一直向前开着，她很害怕。“不许叫，再叫我就杀了你。”他们中间的一个用粗犷的声音威胁她。

“后来呢？”我问。

“他们把她载到了一栋豪华别墅，有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她面前，他朝带她进来的人使了个眼色，退下。后来，中年男人告诉她，他是某某地方的大哥，要她乖乖听他的话，要不然就杀她。”

“后来呢？”我问。

她瞄着我强颜欢笑，“还能怎样？我想你不笨吧！应该猜得到！”

“真不可思议，”这和我的烦恼比起来，要糟上一万倍，心想，“真是太可怕了！”我心有余悸地看着她。



三

星期三，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坐在学校图书馆里上网。我从前年7月份开始迷上了网络。沉迷上网使我变得越来越不亲近人，但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把自己埋藏在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描述成一本网络故事，并在自己那惨淡无光的生活里尽情泄露关于家庭、婚姻、外遇的真相。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莉雯打来的。她的声音很清脆，“中午好，珍妮，在干什么呢？”她问。

“上网。”我简单地回答。

“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她说。

“好的，什么地方，几点？”

“白玫瑰酒店，7点，我等你。”

下午下了课后，我躺在床上，看时间还早，打了个盹。

6点半，我换上一件高领的紧身毛衣和牛仔裤，肩上挎着背包步履轻快地走出校园。

这时华灯初上，我坐在车里往外看，与身边穿梭的车辆、人群交织在一起，恍若人间巨大的蜘蛛网。城市最耀人的时刻纷纷降临。

推开门，四处张望，我看见莉雯在一个舒适的角落向我微笑示意。她身边坐着一个颇长英俊、温文尔雅的



高个男孩。他喝着咖啡看着杂志，看上去挺安静。

我步履轻盈地朝他们走来，他抬头直盯着我。我头一次见有人这样盯着我，不好意思的把头低得很下。

“来，我来介绍一下，”莉雯说，“这是香港来的朋友，浩。”

“这是陈珍妮，我的好朋友。”

我向他点头微笑，“嗨，很荣幸认识你。”他伸出手来和我握手。

出于礼貌，我伸手和他握手，他的手很大，很冰凉。

莉雯请我和她并肩坐在一起。“请问，珍妮小姐是哪所学校的？”他的声音很柔和。

我看了他一眼，“同济医科大学，”我说。

“医生啊！很不错。”

我没有插言，朝他淡笑。“对了，你怎么回来武汉的，”莉雯插话。

“我公司要在武汉投一个项目，但我对武汉的环境一无所知，后来，听朋友说，你回武汉了，我想，你不是武汉人吗？请你帮我做个参谋，”他说。

“这好办，”莉雯微笑地看着他，“但事成之后，你怎么谢我了？”

“拜托，拜托，帮帮忙！”他双手作揖。

我忍不住笑起来，“真逗，”我说。

他呆头呆脑地注视着我傻笑。我们一时中止了谈话，鱼香肉丝、清蒸武昌鱼、基尾虾、红烧猪蹄，依次端上桌。“来，尝尝我们的湖北口味。”莉雯用手转动着案盘对浩说。



“既然你这么说不，那我非得尝尝了，”他拿着筷子夹菜，大口地吃。

“这是什么菜，真好吃。”他用余光瞄着桌上的“红烧猪蹄”。

“你是说这道菜呀！”莉雯说。

“怎么做，等我回香港，也要我家的厨师做着吃。”他回答。

“我向来对做菜没有多大的研究，”莉雯犯难了，突然眼珠子一转，“干脆，把做这道菜的厨师给叫来，写下菜单，不就成了。”她说。

“也好。”

莉雯叫服务员把厨师叫来，把“红烧猪蹄”的做法写成菜单，交给浩。

晚餐结束后，我们在白玫瑰餐厅门口挥手告别。他执意要送我回学校，“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回去很危险，不如我送你吧！”他闪烁着他那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认真地说。

我犹豫了一会儿，最终，不好意思推脱他的一番好意，“好吧，”我答应。

“既然你甘心当珍妮的护花使者，那就拜托了，我把珍妮交给你，”莉雯扬手说，“我走了，再见。”

他和我共同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红色出租车里。

出租车在夜晚平静的街头飞驰，窗外是高楼万幢，霓虹闪烁、广告牌无数。我和他相互没有说话，但从黑暗里，我发现他的眼睛一直偷瞄着我，使我浑身不自然。

车子很快开到了我的学校。我下车，隔着玻璃和



他说“再见”。

他突然从车里钻出来，“很高兴认识你，有笔吗？”

“有，”我从背包里拿出一支圆珠笔递给他。

他从他的上衣口袋掏出一本通讯录，“你可以照着这个地址来找我，如果找不着，可以打我手机。”他边写边说，然后撕下给我。

我单手接过纸条，并和他互换了联络地址。最后。他向我微笑再见，重新钻进了那辆红色出租车里，一溜烟地消失在寂静的街头。

我拿着他递给我的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香格里拉大酒店，703 房。”

四

在一个极其平静的中午，我拿着饭盒去食堂吃饭。突然听见有人用一口蹩脚的、而又带粤语腔调的普通话对着我的背影大喊我的名字。

我回过头，看见浩温文尔雅，含着微笑向我走来。

“嗨，珍妮。”

“嗨，”我回敬了他一句问候，说，“怎么是你！”

他低头看着我，“我在附近办点事，顺路看看你。”他说。

“吃饭了吗？”

“正要去呢。”



“可否,我有这个荣幸,能和珍妮小姐共进午餐。”他问。

“如果你不嫌弃,应该可以。”我回答。

他和我并行走进食堂,里面吃饭的人挺多,我们排队买饭。

我和他端着饭菜在一个角落面对面地坐下。

他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从他的皮夹里拿出两张电影票,说,“昨天,我路过一家电影院门口,看到橱窗里有个新片介绍,我把内容大概看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是部喜剧片,但一个人看挺孤单的,所以买了两张票,约你和我一起去看。”

“噢,”我一边吃饭一边说,“电影叫什么名字?”

他低头看了一眼电影票,“‘绝世好胸罩’,是刘嘉玲、刘青云、古天乐、梁咏琪领衔主演的。”

“去不去,”他用期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想了一会,说,“好吧,去就去吧!”

“明天下午,六点,下课后我来接你。”他认真地看着我说,“一言为定。”

第二天,下课后,浩准时地接我。我们在附近随便吃了点东西。他拦车直赴“环艺影城”。

电影散场后,他突然说肚子饿,要我陪他吃夜宵,我和他搭车来到南京路上的上岛咖啡厅。

这间咖啡厅很宽敞也很雅致,红木地板在柔和的灯光照射下,微微发亮。长方形的桌面上铺着白色的餐布,淡绿色的花纹餐具,看上去,淡雅大方。

“这部电影真有趣,”我嫣然一笑,“世界上有男人给女人设计内衣的吗?”



“世界各地有许多知名的品牌内衣设计师，有 70% 是男性，他们为把女人服务看成是一种无比的荣幸。”他说。

“是吗？”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说，“那他们不是疯子就是同性恋。”

他突然大笑起来，“也许吧！”

吃完夜宵后，已经 9 点多钟了，他提议坐双层汽车赏江城风景。

我们坐在 64 路车上，秋风瑟瑟，从窗户往下看，人如蚂蚁，密密麻麻地穿梭在马路与车辆之间，霓虹灯闪烁，仿佛一幅立体的三维动画。

10 点半，浩送我回学校。“谢谢你给我一个愉快的夜晚，今晚我过得很开心。”我微笑地看着他，“晚安，”然后，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校园。

五

我抱着几本教科书从宿舍走出来，看见浩低头双手叉着裤兜站在门口。

“找我有事吗？”我温和地看着他。

“刚才和莉雯两人出来吃饭，不知不觉就兜到这儿来了。”他抬头直望着我说。

我掩口而笑，低头没有说话。“下课后有空吗？”他问。